



印影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九二五冊

北京出版社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本冊目次

古今事文類聚(二) 前集

宋
祝
穆撰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一

古今事文類聚

類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六十卷後集

五十卷續集二十八卷別集三十二卷新集

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遺集十五卷案此書

為元代麻沙板前後續別四集皆宋祝穆撰

新集外集元富大用撰遺集元祝淵撰其合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
提要

為一編不知始自何人疑即建陽書賈所為

也穆有方輿勝覽已著錄此書後集第十卷

內有呂午跋祝公遺事後一首載穆事蹟尤

詳大用字時可不知何許人淵與作古賦辨

體之祝淵名姓並同其書中所載制度沿革

俱至元初而止時代亦相符合然彼祝淵字

君澤而此祝淵字宗禮則截然迥異疑其名

姓偶同實非一人也前集之首有淳祐丙午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琰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緝

校對官編修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湯師錫

穆自序每集各分總部而附以子目條列件

繫頗為賅備每類始以羣書要語次古今事

實次古今文集蓋沿用藝文類聚初學記之

體而畧變其例其中如雙南金字初見張載

擬四愁詩再見杜甫詩而注其下曰淮南子

淮南子實無其文又如羅鄴詠草詩間門要

路一時生句訛為侯門要路一時生亦為葉

盛水東日記所譏益輾轉販鬻迷其本始殊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
提要

不及前人之精審然錦繡萬花谷之類所收

古人著作大抵刪摘不完獨是書所載必舉

全文故前賢遺佚之篇間有藉以足徵者如

東晉餅賦張溥百三家集僅採數語而此備

載其文是亦其體裁之一善在宋代類書之

中固猶為可資檢閱者矣其新集外集遺集

均踵穆書而作但補其門類所未及而體例

則一一無所更頗嫌其採引雜糅不及原本

然作於元代古籍多存連類收之亦可以備
參考惟穆書成于淳祐間而書中有稱理宗
廟號者殆大用等有所追改非盡原文是則

竊亂古書開明人一代之惡習為可疾惡耳

乾隆四十六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
提要

三

古今事文類聚原序

記問非講學所急而亦講學之一助焉昔上蔡謝公初謁明道程先生頗以記問自多至貽玩物喪志之戒非鄙之也特不欲專以此為學耳竊謂講學固以窮理為尚而考古訂今亦必資記問之博使有一書之未讀一物之不知則將見羣疑塞胸無說可祛萬事擇手無術可應此其患在學力之未充而亦記問空疎之過也由是觀之講學之與記問雖若輕重之不侔而又奚可偏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

原序

廢哉然記事為難記文為尤難彼答所問數條於賓客對食之頃寫黨銅一傳於遠謫無書之鄉是乃天稟之異不能人人然而其或抄錄以備遺忘雖去記問遠甚母亦猶賢乎已穆至愚陋且復善忘凡觀古人嘉言粹行大篇短章始固拳拳服膺久則惘然不復可憶未幾

悔悟隨即疏記積以累年遂成鉅帙第叢穰猥雜每以散無統紀病之因考歐陽詢徐堅所著類書採摭事實及詩文合而成編頗有條理暇日倣其遺意詮次舊藁

自羲農以至我宋各循世代之次紀事而必提其要纂

文而必拔其尤編成輒以古今事文類聚名之既復自念幼失所怙紫陽朱夫子以其母黨子姓實教育於考亭書院粗聞當時緒論今老矣無成猶廢日力於此者或立言以發明理致講學之士亦將有取豈徒類書之云乎抑又嘗聞朱子之言曰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惟溫習舊聞以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

原序

知新意所以常活觀是編者盍亦溫故知新而不流於玩物喪志斯可矣噫義理無窮見聞有限輒犯不韙自叙其梗概如此伏惟當世大賢矜其用志之勤賜之序引使附以有傳而不終泯於覆瓿又幸矣淳祐丙午臘月望日晚進祝穆伯和父謹識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一

宋 祝穆 撰

天道部

太極無極
附

羣書要語未有天地之時混沌如雞子溟涬始牙鴻濛

滋萌三五
歷紀 太極元氣混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前律
歷志 太

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是太初太一也老子

子道生一即此太極也混元既分即有天地故曰太極生兩儀即老子之一生二也易疏
紀曉 太極極盡之稱傳

古今事實

夫子論太極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

吉凶吉凶生大業易
繫

莊子論太極

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

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豨韋氏得之以挈

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

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以遊大

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顙頷得之

以處玄宮禹強得之以立乎北極王母得之坐乎少廣

莫知其終大宗
師篇

周子作太極圖

朱震進易說謂此圖傳自陳搏种放穆修胡仁仲以為

欽定四庫全書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一
二

先生非止為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非其至也及得誌文考之則知果先生自作而非有所授於人朱
公作濂溪
遺文後序

周子以圖授二程

或曰太極圖周先生授二程先生者也今二程先生之所講論答問獨未嘗及此圖何耶某應之曰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固然其說固多本之矣試嘗考之當自可見

也張南軒太極圖序

朱子論太極

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各有太極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又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

並語錄

老子論無極

係無極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 卷一

三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

龍

成象常德不忒復歸無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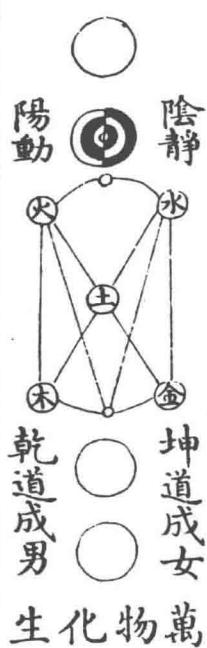
反朴

古今文集

雜著

太極圖

周茂叔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

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

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

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

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

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

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 卷一

四

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與朱元晦書

辨無極

陸子靜

往歲覽尊兄與棲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使人偕易致區
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
舜之聖而詢于芻蕘曾子之易簣蓋得於執燭之童子

蒙九二曰納婦吉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為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

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為萬化根本固是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尊兄

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始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者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辯惑乃反疏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別為一物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

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頌老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況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固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考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為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學之進而不自以為是也兄今考

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為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後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辯則據其愛無差等之言與許行辯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辯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為料度之說兄之論辯則異於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欽定四庫全書

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後山兄寬心游意反復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為辯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尚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

亦少傷於急迫而未精耶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為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予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兄令某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與乙辯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稟寬

區尊意不以為然幸不憚下教政遠惟為國保愛倚須所解告予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兄令某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與乙辯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稟寬

柄用以澤天下

答陸子靜書

朱元晦

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啻黑白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為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為羣言之折衷也況理既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絀古書為不足信而直任胷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辯詳矣然以某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上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上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為愧

太極以上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周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寶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為少而言之者不為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某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蘊於三者之内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宸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轍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匀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

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而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古文類聚前集
十一
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諭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下之屋疊床上之床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

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状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

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状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某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乃是推明周子之意以為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

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以為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然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泄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為未穩而難曉也請以某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為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固不足怪老兄平

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為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為如何

答陸子靜書

朱元晦

來書云浙間後生貽書見規以為吾二人者所習各成熟終不能以相為莫若置是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沉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某謂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學者所當明辯或者之說誠為未當然凡辯論者亦須平心和氣仔細精詳反復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而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懥不平之氣則恐反不若或者之言安靜和平寬洪悠久猶有君子長者之遺意也

來書云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

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辯說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乎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既沒其傳顧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

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辨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

某詳此說蓋欲專務事實不尚空言其意甚美但今所論無極二字某固已謂不言不為少言之不為多矣若以為非則且置之其於事實亦未有害而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獨無故於此創為浮辯累數百

言三四往返而不能已其為淫蕪亦已甚矣而細參

其間緊切節目並無醉醉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必欲

取勝未論頗曾氣象只子貢恐亦不肯如此恐未可

遽以此而輕彼也

來書云尊兄未嘗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

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

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

某亦謂老兄正為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真體故

也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為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

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來書云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萬物之終以常

無觀妙以常有觀微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

學豈可諱也

某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

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仔細着眼未

可容易譏評也

來書云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

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此豈更復有太極哉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

更請詳看某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古文類前集

六

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為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蒸民立與粒通即書所謂蒸民乃粒莫匪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此義尤明白似是急於

求勝更不暇考上下文推此一條其餘可見中者天下之大本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猶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為萬化之根本然其得名自為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來書云以極為中則為不明理以極為形乃為明理乎老兄以中訓極某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已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

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

某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為實字至為虛字兩字上重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為虛字至為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為明請試就此推之當知來書未能無失往往類此

來書云直以陰陽為形器而不得為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為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

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偶相尊變化無窮故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為書也廣

大患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為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為昧於道器之分哉

若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某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為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陰陽為之器獨其所以為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為道耳

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為如何此一條亦

極分明切望畧加思索便見愚言不為無理而其餘

亦可以類推矣

來書云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

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致其中而止矣

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

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為辯失其指歸大率類此

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類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蓋

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

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

為中也哉來書引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

書乃獨截中焉止矣而止此安得為不誤老兄本自

不信周子政使誤引通書亦未為害何必諱此小失

而反為不改之過乎

來書云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

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為中也先儒

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為四方之所面內而取

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為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

為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為古又況其間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

極為中乎

來書云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

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

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又如曰

無為之為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

向見欽此說當疑其贊今乃正使夫有此

得著方知欽夫慮遠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

極至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